

法国工人运动史

第一卷：自运动的起源至
里昂絲織工人的起义

讓·勃呂阿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法国工人运动史

- 第一卷：自运动的起源至
里昂絲織工人的起义

讓·勃呂阿著

孙源、孟鞠如合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一九五七年·北京

Jean BRUHAT
HISTOIRE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Tome premier
DES ORIGINES A LA RÉVOLTE DES CANUTS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2

根據法國巴黎社會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譯出

法国工人运动史

第一卷：自运动的起源至

里昂絲織工人的起义

〔法〕讓·勃呂阿著

孙源、孟鞠如合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6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號

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850×1168公厘 1/32 印張5 1/2 字數202,000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3,200 定價(7) 1.30元

統一書號3002.40

封面設計者：牟榮東 校對者：吳季之等

目 次

序言·····	加斯东·蒙慕梭	1
导言·····		5
第一章 法国工人运动的起源·····		31
第二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工人和阶级斗争·····		73
第三章 人民群众对封建制度的进攻·····		93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第四章 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		129
第五章 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妥协和初期的工人斗争·····		172
(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一年)		
第六章 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及其影响·····		213
(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四年)		
第七章 总结·····		257
大事年表·····		264
人名对照表·····		269
地名对照表·····		274

序 言

我們当然已經有了一些專供各級学校作教材用的“法国史”。我們無意貶低它們的价值，然而它們都只是些按照年代順序編写，向學生介紹历史事件的文集。这些書並不解釋事件，因此，与其說是提供思考問題，倒不如說是專为別人記憶而写的。

我們至今还缺少一部揭示社会各階級、各階級之間的利害冲突、由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斗争以及由斗争而發生的变化，並运用历史科学方法把所有这些都加以認真分析的真正的法国通史。

更不用說，到目前为止，我們還沒有一部真正的法国工人运动史。过去虽然也曾有人在这方面作过一番努力，但都不能算做信史。

法国工人运动是在一定的时期，在資产階級社会的內部诞生的，它是人剝削人的制度的社会产物，是在資本主义的全部历史中，同資本主义的殘酷剝削制度势不兩立，通过一个战斗又一个战斗而生長、扎根並壯大起来的。

而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历史是和資本主义的历史、它的發展、全盛、沒落和腐朽分不开的；同时，法国的历史也是和随着資本主义發展而日益壯大並孕育着民族复兴一切必然性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分不开的。

要想編写一部工人运动史，必須先对法国历史作一番透徹的

研究。我在这里有责任並以愉快的心情，以法国总工会的名义向讀者推荐的就是这样一部历史的第一卷。

* * *

这一部巨著一共分为四卷。它的作者勃呂阿同志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欽佩。他是迄今为止有勇气並怀着值得我們欽佩的責任心，担負起这样一件重要工作的第一个历史家。

一个讀者如果想对法国工人运动史获得一个正确的認識，即使他很有見解，也必須在浩如烟海的資料中埋头閱讀和研究好多年之久。

勃呂阿却光輝地完成了这项难能可貴的工作；在我們現在向大家介紹的这部历史中，作者並非把旁人說过的話概括地叙述一番；而是創造性地加以撰写。只是为了写这本书的第一卷，作者就化了整整一年的時間。

勃呂阿第二个值得我們欽佩的地方是他的文笔清晰，並善於从無數事件和斗争中找出一条綫索来，由於有那么一条綫索，讀者在閱讀中就不再会有暗中摸索或迷失方向的苦惱。

勃呂阿第三个值得我們欽佩的地方，就是他成功地做到了这样一点：他不是为历史学家，而是为历史的創造者——工人們写了这一部法国工人运动史。

这样写出来的法国工人运动史就成为运用非常生动的群众的語言，並运用科学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产物。

我敢說这是本令人讀来爱不忍釋的书，而且在讀完之后，我們会感到以前是如何缺乏这样一部历史書！

勃呂阿这部历史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在書中，作者随时随地为讀者着想，按照情况的需要加入一些插話，或者更确切地說，他从史实里提出一件关键性的事实来加以鋪叙，並讓历史人物嘴上

哼着过去岁月中的古老的、富有人情味的革命歌曲，如实地走上舞台，作者还引用一些小故事，下个結論，然后再把讀者引到历史中去，不使讀者感觉些微的疲劳。

我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有意义的著作，它一定会从我国流传出去，流传到很远的地方，而劳工介绍所、职工会以及从醇朴的工人直到知识分子都会渴望手中有这样一部法国工人运动史，作为他们的工作所不可或缺的工具。

第一卷所包括的时期是从工人运动起源——法国大革命——直到里昂絲織工人起义（一八三一年）为止。

现在我在这里只提一下本書的結論，因为單單这个結論就足够說明勃呂阿为工人編写的这部工人运动史是如何的生动了：

“然而，里昂絲織工人的斗争並不是徒劳無功的。在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里昂工人的报纸‘工場回声’就追怀他們說：

安息吧，十一月起义的烈士們！願压在你們身上的泥土不致於使你們感到沉重！……你們的鮮血滋潤了这片土壤，从那里一定会生長出無产者解放之树！”

安息吧，十一月起义的烈士們！自从工人阶级的一位新聞記者写下了这几句充滿革命感情的、壯丽的和具有預言性的話到現在，一百二十年已經过去了。

我們可以把这几句話重新拿来献給当今的許多無产阶级战士們：被貝当的警察酷刑杀害的抗战烈士們——皮埃尔·瑟馬、丹波、布尔瑪尔赫……被資本主义国家代理人在瓦倫斯，在馬賽以及在費尔弥尼等地杀害的罢工工人們……

工人运动史的全部过程正是給我們說明了反动阶级是如何一贯地使用暴力来鎮压反对資本主义剝削制度、維護自己的面包、保衛自己的权利的工人阶级的。

安息吧，一八三一年十一月起义的烈士們！你們的鮮血滋潤了这片土壤，从那里一定会生長出無产者解放之树……八十六年之后，偉大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和資本主义的政权，並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無产阶级的政权。

安息吧，斯大林格勒的烈士們！你們是里昂絲織工人的弟兄，你們的鮮血滋潤了这片土壤，無产者的解放之树正在那里不可战胜地成長壯大。

編写这部历史的时辰已經到来了，因为它不仅是行动的指南，而且也是信心的泉源，任何人也不可能阻止历史的前进。

法国总工会書記 加斯东·蒙慕梭

导 言

这一部法国工人运动史共分四卷：

一、自运动起源至一八三四年；

二、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七一年；

三、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七年；

四、一九一七年至今日。

以上所选每一个年代都标志着法国工人运动史中的一个转折点。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和一八三四年四月，里昂的絲織工人举行起义。这在历史上是工人阶级真正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摆脱贫困，所展开的第一次战斗——巴黎和其他城市也在同一时期发生了骚动。“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斗争而死。”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什么纲领，没有远景，没有组织。当时并不是没有社会主义理论家，然而这些理论家和工人的斗争是脱节的。当时并不是没有工人团体，然而这些团体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当时并不是没有工人阶级活动家，然而这些活动家都很接近手工业者，以为无产阶级只要组织生产合作社就能自我解放。对于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工人运动的前史。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出现开辟了一个新阶段。

一八三四年以后，无产阶级有了巨大的发展。因为这个将近

四十年的时期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的高漲，而资本主义的高漲就必然导致工业和金融资本进一步的集中。一八四八年，无产阶级又展开了斗争。“六月起义”比起絲織工人的起义来，毫無疑問是前进了一步。

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实现了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即社会主义和工人斗争的統一。

工人阶级的組織多起来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起而於一八六四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在法国虽然遭到了迫害和审讯，还是团結了大批工人。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說“共产党宣言”在

“它出現的时候（只是）受到过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鋒的热烈欢迎……”那么，“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要把欧美工人阶级所有一切具有战斗能力的分子統一成为一个偉大的軍隊。”^①

規模巨大的罢工爆發了，工人們在罢工中表現了空前的大团結，一八六四年法国工人迫使政府承認罢工权。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爆發的起义基本上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質，因为这是工人阶级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国家——即能实现社会解放的工人阶级的国家——而进行的首次尝试。

一九一七年，俄国工人在农民及士兵的协助下取得了政权。这一个事件，对国际工人运动，尤其对法国工人运动，發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殘酷的战争已經进行了三个年头。这个战争是应当由资本主义制度負責的。法国工人阶级，由於被其变节的領袖們引入迷途，沒有立即採取反战行动。

① 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一八九〇年德文版所作的序言。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五頁。

但是自一八七一年以来，法国工人运动已经有了迅速的进展。法国工人在一八八四年争得了组织职工会的权利，在一八九五年奠定了全国总工会的基础，并把许多自称属于工人阶级的议员选入了议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法国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工人更加集中，阶级矛盾也更趋尖锐了。可是，法国无产阶级虽然对杀气腾腾的资本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虽然不顾政府镇压，建立了强有力的组织，但是它当时的行动仍是出于“本能”^①而缺乏理论指导，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还深信工团主义足够应付一切，只要有少数意志坚决的人就能排除任何障碍。因此，当一九一四年若列斯被谋杀之后，工会运动的领袖雷昂·若奥、皮德加莱、杜穆林等辈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和社会主义党的首脑们，不顾代表大会的决议，不顾工人们所明白表示的反战决心，号召大家自我牺牲，努力为旨在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效劳时，法国工人阶级就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境地。

但是，俄罗斯弟兄们所获得的胜利重新使法国工人发现，有理由可以希望工人运动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他们很快就展开了反战斗争。

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同时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一九一七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本书将从这个开端起至今天为止作为另一个阶段来叙述。

由此可见：一八三四年，一八七一年和一九一七年都是些真正“关键”性的年份。这些年份都各自标志着前一个发展过程的终点和另一个新高潮的起点。

① 加斯东·蒙梭按语。见蒙梭按为列宁著“职工会在新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和任务”所作的序言，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七页。

我們所写的只不过是一部嘗試作，希望讀者提出批評、帮助，以便我們将来重新加以整理、补充新的材料、进行修正使其更加完善丰富^①。

不过我們在这里还必须提一提哪些是我們所遵循的基本观点。

法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笔丰富的财产。法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完全不是偶然的。法国的社会主义不仅包括法国封建制度被推翻之后，“共产党宣言”發表之前，在法国产生的全部学說，同时也包括了、而且主要是包括了法国無产阶级斗争的經驗。恩格斯曾經指出：

“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历史上發生的阶级斗争每一次都比其他各国更加达到徹底的結局；而这种阶级斗争所借以进展以及斗争結果所由以表現的变易更替的政治形式，也是在那里造成得更为确定。法国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統一等級君主国的模范，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而創立了純粹的资产阶级的統治，其所具有典型式的明显性实为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而抬起头来的無产阶级反对那占有統治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所表現的尖銳形式，也是其他各国所未見过的。”^②

① 我們知道，在目前企圖着手写任何綜合性的东西还为时过早。因为，关于工人运动史，我們不仅需要更多的有关职工会、工人联合会和罢工运动等的事實，不仅需要更多的現場調查，不仅需要就工資發展史、就工人阶级的構成进行更多的研究等等，而且还需要就目前已有的、在極大程度上受了资产阶级观点和仇視無产阶级革命組織的情緒影响的一切作品进行分析批判。这一件双重工作（写作和批判）一天未完成，一切綜合性的东西就只能是暫时的。

② 恩格斯为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八八五年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二一——二二二頁。

我們並不是想寫一部學術巨著，我們只是想盡量把一切有關法國工人運動史的重要論著收集一起。正如恩格斯所說過的：

“當然，空話在這裡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大批經過有批判地挑選並完全融會貫通的历史材料，才能夠實現這一個任務。”

如果想用科學觀點來研究工人運動史，那就必須從事實出發而絲毫不能憑今說古，如若不然，那就是抹煞歷史的條件和歷史的發展。我們不是為往事而回憶往事，不是為消遣而研究歷史。為學術而學術的人收集資料和集郵家收集郵票是沒有什麼區別的。我們通曉歷史——通曉工人運動的環境、工人運動的起源和工人運動的最初階段——目的在於武裝自己，為爭取美好的未來而進行鬥爭。我們不僅要研究世界，而且要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並改造世界。

必須指出，這種關於工人運動史的觀點永遠是科學的觀點，而且也是唯一科學的觀點。資產階級不可能在科學基礎上來敘述本階級的历史，從而也不可能敘述其他階級的历史。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為事實是顛扑不破的，它們是對資產階級的譴責，所以資產階級不得不对事實要花槍，歪曲它們或者干脆避而不談。例如有些历史學家為了使人相信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恆性，居然跑到最古老的社会里去搜尋資本主義的遺跡，那簡直是枉費心機。相反，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歷史的學者們認為資本主義並不是從來就存在的，它和其他已經消滅了的經濟制度一樣，終要歸於消滅的。事實是，在地球的很大一部分地區，資本主義現在已經消滅了。

現代資本主義思想家之一，英國亞諾德·約·托因比教授，在談到他所說的“社會機體”的分裂時（他不敢提階級鬥爭），竟抹煞了自己所主張的历史精神，狂妄地把現代無產階級和生活在奴隸制度之下的古代無產階級混為一談，並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改

头换面的犹太教启示录”^①。这不就是戈培尔的論調嗎？所有这些說法無非是想叫人相信已往曾經有过無产階級，將來还永远有無产階級。他們想叫人相信無产階級

“是包括在社会里面的一个人群，但是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沒有在思想上成为社会的一个組成部分”^②。

此外，还有一些著作家，他們企圖开脫資产階級，作为一个階級來說，对一八三四年特朗斯諾南街的大屠杀^③，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的屠杀和“流血的一週”的槍杀等暴行所負的責任。为了否認它是依靠压迫才得生存，为了否認它会像已經灭亡的封建制度一样，將來也必然要灭亡的事实，資产階級不得不撒謊。为了把那些毫不含糊地宣佈自己就是資本主义的階級敌人、不承認實質上只是剝削別人的“自由”为真正的“自由”的人們說成是人类和自由的敌人，資产階級不得不誣蔑工人階級。

在工人运动史方面，这种歪曲事实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人在歪曲事实时所採取的方式，其粗暴和蛮橫是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了。另有一些人，像爱德华·道萊昂这些自称繼承蒲魯东衣鉢的人却歌頌着法国工人运动史中落后的东西。他們洋洋得

① 亞諾爾德·約·托因比：“历史”，巴黎一九五一年版，第四四〇頁。

② 同上書，第一七頁。

③ 莫理斯·勒克魯就是这种人（參閱勒克魯著：“梯亥尔先生”，巴黎一九二九年版，第一一四至一一六頁）他夸獎梯亥尔會“異常勇敢地亲臨火綫”，說：“这是一个不平凡和無論如何是富有教益的舉動，为了維持治安，梯亥尔在一个文官參謀团的陪同之下，和軍人們混在一起，同一位將軍（即布乔——譯者）比肩出現於叛亂的中心地帶。”他說特朗斯諾南街的屠杀与梯亥尔和布乔無關，而仅仅是“一件大大的不幸”。數年之后，布乔在写给梯亥尔的信中（一八四九年四月七日）提到革命的工人時曾說：“这些畜生是多么殘暴和兇惡！上帝怎會允許做母亲的生出这样的人來呢！啊！这才真正是我們的敌人！俄國人和奧國人並不是我們的敌人。”勒克魯对这样的話是毫不在乎的。一八三六年八月五日，布乔写给梯亥尔的信中提到社会主义者写道：“啊！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話，請你把他們都給我送來吧！我要留在非洲來結果他們的性命。这才是为祖國效力最好的办法。”勒克魯對於这样的話同样是置諸不理。他並非不知道这些文件，但他故意撒謊，因为他与那个为了捏造历史不能不撒謊的階級是一个鼻孔出氣的。

意地标榜着手工業这个正在死亡，这个已經被資本主义制度扼杀或正在挨它最后一刀的东西。至於正在日益壯大並負有摧毁資本主义制度的使命的現代無产階級，他們却絕口不提，或則對他們的出現表示万分遺憾。

相反，工人階級則完全沒有掩飾自己历史的必要。

工人階級對於自己的过去，沒有任何需要隱瞞的地方。工人階級既不需要隱瞞自己曾遭屠殺和受欺騙，更不需要隱瞞自己曾被詐取和剝削。工人階級對自己的奋斗目标也毫無隱瞞的必要，因为工人階級的解放標誌着人剝削人的制度的消灭，也就是全人类的解放。

凡是以科学家的态度来研究人类社会發展史的人，都会承認人民群众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但是他們的活動始終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要了解奴隶社会是怎样崩潰的，單單說明奴隶占有制在当时已經成为發展生产的障碍还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視奴隶們本身所进行的斗争。要了解封建社会是怎样崩潰的，單單說明封建社会的組織在当时已經成为發展生产的障碍也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視当时在革命的資產階級领导下推翻封建制度的人民群众的斗争。由此可以确定，历史科学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历史科学首先是一門“生产發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陳代謝的生产方式發展史，生产力和人們生产关系發展史。”同时它也是“物質資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社会生存所必須物質資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的历史。”^①

^① 斯大林：“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譯文引自“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〇九頁。

我們只举个最近的例子：难道我們沒有看到，不久以前，粉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不是全靠人民群众进行的斗争么？难道我們沒有看到，在今天，人民群众的斗争不正是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坚强的壁壘么？

工人运动史應該是“物質資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劳动群众的历史，人民的历史”的一个組成部分。因为从封建社会轉入資本主义社会之后，工人阶级已經成为人民群众的領導集团。

如今已經沒有人再怀疑法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了。巴黎解放的翌日，法国总工会总書記貝諾瓦·弗拉南在巴黎地区工会幹部大会上講話时，称頌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說：

“虽然有人出卖了祖国，使法国遭受了失敗，但是工人阶级用自己的行动向法国人民証明：在失望和屈服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当初曾被白蘭叛徒集团向人民的敌人告密，並曾被敌人圖謀杀害的人們，在崇高的目标和坚强的信念鼓舞之下，对敌人的一切襲击进行了抵抗，他們把工人斗争的組織和領導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全国解放运动的真正先鋒，他們从發動罢工开始，終於帶動了全国的起义和輝煌的巴黎起义。”^①

从今以后，沒有工人阶级就不会有社会进步和民族独立。無論在哪一方面——經濟、社会、政治或文化等各方面——任何問題都得以工人阶级为轉移。一八三一——一八三四年以前，甚至到一八四八年六月为止，在資產阶级进行反封建或反封建残余势力的每一次斗争中，工人阶级还只是一股不可缺少的輔助力量或一支不可缺少的同盟軍。例如一七九三——一八三〇年就是如此。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經結束了。

^① 貝諾瓦·弗拉南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在巴黎地区工会幹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为建設强大和民主的全国总工会、爭取法国的統一、自由和独立而奋斗”，第五頁。

工人階級已經不再是別人的一支同盟軍。現在是它自己到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農民中間去尋找同盟軍的時代了。出身於資產階級並由資產階級培育出來的“已經進步到在理論上認識全部歷史運動進程”的知識分子也來參加工人階級的隊伍，因為工人階級是“未來主人翁的階級”^①。無產階級已經不是，並且不可能再是其他階級根據一時的情況或根據旅途上是否有困難而加以爭取或放棄的同路人。無產階級現在為自己的利益而從事鬥爭。當然必須注意：

“無產者只有消滅自己現時的占有方式，亦即消滅迄今存在的全部占有方式，方能奪得社會生產力。”^②

法國工人階級已經在戰鬥中鍛造了自己的鬥爭工具——職工會和工人階級的政黨，但是這件事情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初期的職工會組織只聚集了很少一部分勞動者，同時這些組織是分散的、朝不保夕的，既沒有綱領，又不互相配合的。第一批真正的職工會組織要到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〇年資本主義高漲時，才隨著“工人議事會”的產生而出現。而全國總工會直到一八九五年才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全國總工會的領導者實行同大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而大資產階級為了攫取鉅額利潤，借口戰爭強迫工人階級接受異常困苦的生活條件，全國總工會便在工人群眾中間喪失了威信。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之後，復員軍人懷着仇恨戰爭和仇恨資本主義的心情，懷着戰鬥的意志參加了職工會，他們同情那些對“階級合作論”痛加譴責的工人階級活動家。於是，隨着這些新會員的激增，出現了群眾性的職工會組織，而這些群眾性職工會的

① “共產黨宣言”。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一八頁。

② 同上書，第一九頁。